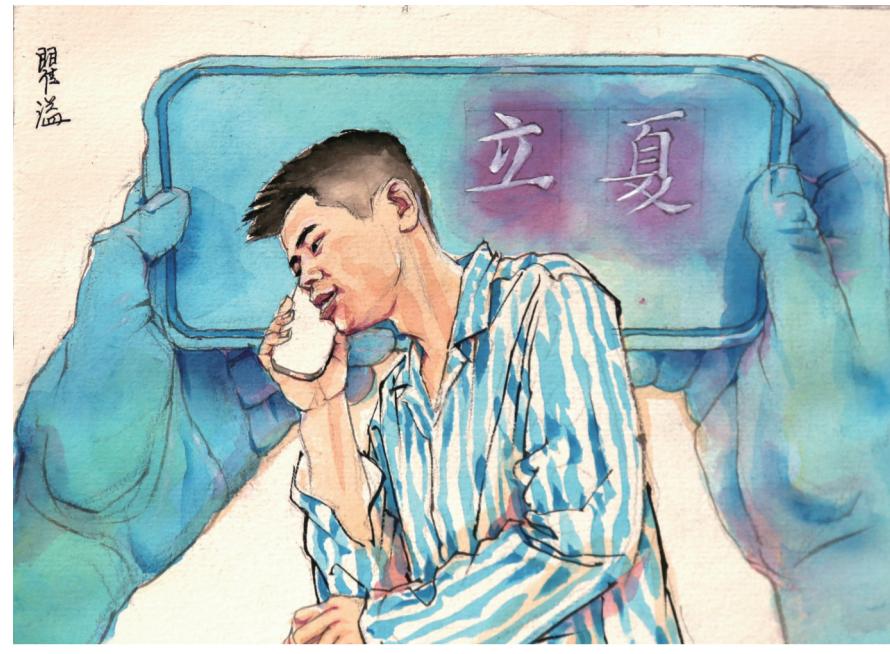




本土文本

立夏 (小说)

□钱墨痕



母亲的号码到了，向周傲叮嘱了一句慢点吃，然后转身离开了。看见母亲转过身，周傲就转头把嘴里喊着没喝下去的粥吐进了脚边的垃圾桶。他也不是不爱喝，但是他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他自己的身体他懂。吐完周傲想了几秒钟，趁母亲还没回来，他再次把保温杯的盖子打开，倒掉了小一半的粥。他觉得母亲看到空空的杯子会开心一些，他以为母亲不会发现他的伎俩，其实母亲都知道。

母亲做完费送周傲进去，检测就不能陪同了。她又回到了周傲刚才坐的地方，椅子还是热的，现在终于轮到她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她把头一偏就能看到脚边的垃圾桶，白花花的米在最上面，表面覆盖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但也遮不住什么，母亲立即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她不怪周傲，谁都有不舒服的时候。忙了大半天，她自己都有些饿了，但想想还是把盖子又盖回去了，周一周傲出来觉得饿了呢。母亲把保温杯攥在手里，周围还有几个陪着做检测的家属，但大部分都坐立难安，不是想进检测区，就是焦虑地在外面踱着步。比较起来反而是自己最淡定，但也不奇怪，她们都要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更害怕失去。时间能沉淀下很多东西，这么多年下来，母亲已经习惯去相信，相信未来，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命运自有安排，哪怕她这五十年经

历了那么多事。但同时也是这些事，教给她接纳和承受。人定胜天是年轻人会想的东西，到母亲这个年龄，早已不适合了。五年前噩耗传过来的时候，母亲只是第一个瞬间感到难过和愤怒，继而也就认命了。抚恤金政府给了多少她就领了多少，她觉得这都是命。那天晚上轮到他值班，说明命里有这一劫，如果自己还不依不饶，那么那些救火牺牲的消防员家属呢，他们又只能得到多少的“公正”呢？母亲没空关心的还有很多，后来社区还办过一系列慰问活动，她都没参加。别人有时间，但她没有，日子还得过下去，她还得拉扯两个孩子，把抚恤金慢慢地用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她没时间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不也没什么嘛，想到这些母亲有些困了。平时在车间工作，再忙也能在中午偷偷摸摸地眯上二十分钟，今天不知不觉已经把午睡的点熬过去了。母亲想完就闭上了眼睛，睁开发现儿子已经在身边了。

周傲没叫她，只是等她自己醒过来。我睡了多久，母亲边问边看时间，也只是十五分钟而已。睡着的是母亲，周傲反而觉得是自己做了一场漫长而浩大的梦。他梦见他不过是洗了一条章鱼而已，可是章鱼成了精。他梦见它变成了章鱼被送到医院，所有的人都问他为什么要祸害别人，但他说不出来，他只是一条章鱼而已。他梦见一个不知是厨师还是

医生的人把长长的棉签塞到他的鼻子里，他很不舒服但是打不出喷嚏来。他梦见母亲陪他走出了医院，却记不起母亲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梦见他们一起吃了面，然后母亲把他送上了地铁。他梦见母亲说马上就立夏了，该吃个鸡蛋的，他最后还是没吃，想着真正立夏了再吃也来得及，夏天可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他梦得不是很舒服，几次强迫自己醒过来，但是都失败了。他被梦带领着回到了家，在梦里又睡了一觉。

第二天接到了电话，他在床上看到一片白色，一辆车把他接回了医院，他这才醒过来。

“这就是这几天的全部了，我全部说完了。”周傲换了个坐姿，往椅背上靠了靠。民警在本子上拉了一条时间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点都被画上了圈，护士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房间，今天不知不觉已经把午睡的点熬过去了。母亲想完就闭上了眼睛，睁开发现儿子已经在身边了。

周傲没叫她，只是等她自己醒过来。我睡了多久，母亲边问边看时间，也只是十五分钟而已。睡着的是母亲，周傲反而觉得是自己做了一场漫长而浩大的梦。他梦见他不过是洗了一条章鱼而已，可是章鱼成了精。他梦见它变成了章鱼被送到医院，所有的人都问他为什么要祸害别人，但他说不出来，他只是一条章鱼而已。他梦见一个不知是厨师还是

周傲在被电话告知感染的第一秒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了。他爱看丧尸片，他知道有时候相对于病毒，更令人害怕的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尽管有些不合时宜，但他还是想到了小时候看的奥特曼。奥特曼刚出来保护地球的时候人们都会感激，但时间久了，人们习惯了奥特曼的保护，反而会怪奥特曼没有能救起每一个人。人们总是忘记，奥特曼也只是人而已。他想起了赛文奥特曼的结局，即使被误会为宇宙公敌，被关起来，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去保护人类。小时候周傲总不理解，觉得奥特曼太惨了。现在长大了他懂了一些，知道这才是现实，世界上有谁不惨呢？周傲不是自比奥特曼，他没有能力去保护整个城市的一千多万人，但他也不想被认为是导致了灾难的回归，仅此而已。他听见民警在跟他说话，“在里面就不能一直用手机了，你有什么亲人要通知一下？”民警把手机给他递了过来。

周傲接下来，他一边穿着护士刚拿过来的病号服，一边数着他可以打过去诉说的朋友。人有很多，但是他又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手机屏幕上的日历显示今天是立夏，夏天要开始了，他顺手拨给了正在被隔离的母亲。铃声响了两下被接起来了，那一刻他有些后悔，他还想好说什么，但是已经来不及挂掉了。“妈”，周傲叫了一声，“那粥，还挺好的。”(六)

南黄海观云 (散文)

□宋一枫

有了机会，可以穿梭于汇龙与十里海湾之间。从小生活在海边，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而最能让我驻足凝望的是南黄海上空飘浮的云。

云彩的聚会，是为了雨的到来。重重的，像一口大铁锅笼罩在海面之上；浓浓的，又如棉絮将大海覆盖着。黑色的、灰色的云相互纠缠，仿佛窑厂烟筒里汩汩冒出的浓烟。整片海域扭动着身躯，不停地翻滚。海与天之间，有着矛盾，这般紧张的场景，如电影中一场血腥的前奏，使人不敢大口呼吸，台风就要来临。

若夫清浪和熙，柔风习习，极目南黄海的尽处，云彩如此丰富，像一

幅山水，像缓行的马群，像书法者的枯笔，像画师的大意，像七仙女下凡，或像飘渺的丝巾，像飞机过处留下的尾烟……甚至像一尊观音世音。

整幅立体而又多姿的白云，最有可能是在七八月烈日里才会出现，它像玉龙雪山飘浮在长江出口南黄海的天空，凌晨的光明，使得云彩发出冷艳的晶莹，在海边凝固，竟然忘了这是在炎热的夏暑。

一天之中的凌晨四五点及傍晚六七点，寅生时分或申酉时刻，太阳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崭新的一轮初日，映带着鲜艳的彩霞，穿过云层的边缘或云间的空隙，给云端的图案镶上了金色画框，四射的光芒，充满着飞翔的神

采。这些神态各异的云，如赶海的汉子如拾网脚的呢，它们仿佛是在赶集，那里有活蹦乱跳的新鲜，它们向着太阳聚集，它们像一群上学的孩童，迎着太阳而去，身上披着霞光。

夜晚的云彩之美，月出南黄海上，朗朗而星稀，皎洁而明亮。九月初三的月是照不进去的，非得月上朔望。云在空中飘来飘去，月在云中钻进钻出，投影在岸边长堤，是在寻找曾经的记忆？

云彩如果没有阳光的照耀，感觉没有了灵魂，如行尸走肉一般，没有弹性没有光泽。所以，即使在黄昏，太阳照在云端，白云变得红润，像牵牧暮归的顽童，像放学归家的女娃，

充满了活力。

与君同游南黄海，落日山头依夕阳，驻足端坐观云空，一念当下出景象。一片晚霞中的云徐徐而过，其白的颜色中，出现了一高一矮的人形图案，的确就是指手画脚的两个人，高的窈窕且修长，矮的壮实而敦胖，人影在云彩上晃动，在对话，在倾诉，似乎出现了生命的思想，有了灵魂的存在。君说，这是我俩被投影到了天上。我也惊讶于我们的生命是被投影在云层而来。

日月星辰一直在跟着我，一朵云彩也总是在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它们如形随影，从紫金山一直跟到了南黄海。

默默地想念 (散文)

□三月的柚子

人生如白驹过隙，从春暖花开，到秋水长天，不过弹指一挥间。眨眼之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

父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再也没有活在人世间的人，而是从此以后活在我心里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我再也很难自如地在人前谈及，我只想默默地想念，想念，想念，默默地流泪，流泪，流泪……

父亲在世时从没想过写点关于父亲的故事，或许有人在拥有时把所有的一切都当是习以为常，只有失去了，才骤然发现原来是那样的不舍和割舍不断。

父亲是个木匠，手艺很巧，家里窗户、床顶等地方的花纹，都是父亲亲手雕刻的，每一朵花都无比精致，父亲雕刻的龙凤呈祥更是一绝，栩栩如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外地做木工，直到临走前的两个月才从工地上回家。

父亲有胆结石，时不时有点疼，每次吃了药就会好些。可这一次，吃药没能管用。一番检查后，父亲住院了。父亲很要强，住院期间，他一直以为是胆结石，从不把自己当病人，上下楼梯都是三步并作两步，每天还出去溜达一圈。可是慢慢地，慢慢，他发现力不从心了，每走一个台阶都觉得费劲儿，也不愿意出去溜达了。那段时间，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医院不行，我好好的来的，现在连走路都走不动了。

父亲手术那天，我们焦虑不安地

在手术室外面等待着，每一秒都是担心，每一秒都是煎熬……担心父亲再也醒不来，担心医生中途走出手术室，剧本里医生中途走出手术室都不是好事，没想到剧本中的事会无情地砸中父亲。手术没多久，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三个医生，喊着某某家属。一瞬间，我脑海里一阵空白，身体不受控制地晃动，一阵寒意席卷而来，我战战兢兢地朝医生所在窗口走去，心里默默地祈祷能有奇迹发生。然而，从医生那儿得知，父亲病得很严重了，已经无法手术，只能把刚划开的地方缝合起来。医生的一番话给父亲下了死亡判决书，也把我们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变成了绝望。

父亲说，丫头别哭，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

我们强忍悲痛，等待父亲苏醒。父亲虽然身体很虚弱，但心情很好，他以为手术后，就会慢慢好起来。我们强颜欢笑，不敢告诉父亲真相，更不知如何告知父亲这残酷的事实。

一天，两天，三天，父亲没有等来预期的期盼，反而感觉身体还不如之前了。父亲一次一次追问原因，我不知如何作答。幸好我有个聪慧的妹妹，总能在紧要关头不露痕迹地转移话题，同时有意无意地开导父亲，陪他聊天。

父亲手术后，我很少单独和父亲独处，我怕他问我一些问题，我情绪激动露出破绽。然而，我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得出，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我一直没有做好和父亲独处的准备。直到父亲出院后，母亲和父亲彻夜谈了一次。父亲获知自己患了不

治之症，我们也是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知道情况后，痛哭了一会儿，然后坦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接着和母亲交代了一些事。父亲知道自己病情后的第二天，和家里每个人都聊了一次，我是最后一个。那天下班后，我去看望父亲。到家后，我喊了喊，没人答应，我急忙朝父亲的房间走去。父亲睡着了，我正打算悄悄出去，刚转身，就听到父亲喊我的名字。我知道，这一次，无法逃避了。刚转身就看到父亲，满眼不舍地看着我，我再也无法装坚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父亲说，丫头别哭，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

爸爸，爸爸……我不要你走，不要……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泪如决堤般破堤而出，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强颜欢笑，不敢告诉父亲真相，更不知如何告知父亲这残酷的事实。

父亲离开后，我很少单独和父亲独处，我怕他问我一些问题，我情绪激动露出破绽。然而，我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得出，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我一直没有做好和父亲独处的准备。直到父亲出院后，母亲和父亲彻夜谈了一次。父亲获知自己患了不

治之症，我们也是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知道情况后，痛哭了一会儿，然后坦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接着和母亲交代了一些事。父亲知道自己病情后的第二天，和家里每个人都聊了一次，我是最后一个。那天下班后，我去看望父亲。到家后，我喊了喊，没人答应，我急忙朝父亲的房间走去。父亲睡着了，我正打算悄悄出去，刚转身，就听到父亲喊我的名字。我知道，这一次，无法逃避了。刚转身就看到父亲，满眼不舍地看着我，我再也无法装坚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泪流淌，不停地往嘴巴里塞饭，一勺又一勺，可无论我怎么塞，也填不满心里那空落落的地方。

不提及并不是忘记，是我太懦弱，有关父亲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都是疼和痛。

我的朋友们都很善良，我不想悲伤的情绪影响到他们，悲伤着我的悲伤，我也不想在别人面前流露脆弱的一面，有些泪水只能在心里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不宜号啕大哭。这种痛，只能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朋友倾诉，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有着相似的悲伤，相似的泪。

每次回家我都先进正屋，看看父亲的遗照，用面纸擦一擦上面的灰尘。父亲还是那样笑着看着我，好像再说：“姑娘回来了。”父亲分明是笑着看着我，可是我每次都忍不住流泪。

父亲，我想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告诉您：“女儿从没忘记过在另一个世界的您！临走前，您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我知道您有千万个不舍和嘱咐。您不放心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您担心您这棵参天大树倒下了，我和妹妹成了没有爸爸的孩子，在婆家会受委屈，因为在您的心里，无论我们多大，都是孩子。可是病痛已经把您折磨得连张开嘴唇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只能拼尽最后一口气，看了看我们。爸爸，您放心，我和妹妹经常回家看望妈妈，妈妈很好。我们也都很好，除了您不在，一切都好！”

活着，虽不易，但，活着，真好。

江海新韵



十月，正在酝酿的下一波潮汐 (组诗)

□钱雪冰

(1)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已准备就绪
只等你一声令下 就抛却
一切顾虑
向你进发

(5)

以笔蘸酒 写下
火的冷 冰的烫
写下桂花 似醉非醉
向十月发嗲的
娇羞模样

写下脚底 哇哇作响
正等待分娩 又一胎
秋光

(6)

一颗露水选择一朵花
或者一棵草
安放自己的祖国
一颗露水的深情
一颗露水的爱
哪怕不说
所有人都知道
是一朵花的深情
是一棵草的爱

一颗露水不得已选择离开
十月时
她把她辽阔的疆域
无偿移交给阳光
接管

(7)

又是新的一天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
干脆坐下 或躺下
青草和土地很愉快地接纳
我的身体与激动

在一瞬间 我甚至
有些恍惚 成为花草中年
龄最小的妹妹
或者被土地当作小弟 也许
命中注定

此时 和风轻拂 天高云淡
哪怕闭上眼睛
也是和风轻拂 天高云淡

(8)

我必须赞美
泪水和汗水泅湿的这一段
时光 寻找一个词 恰到好处
点燃 刚刚兴奋起来的天空
从初一到十五
月之上 蝴蝶飞舞
月之下 鸟语花香
至于那些回家途中的
脚步 将与哪一团灯光
相拥而欢 仔细听吧
若隐若现的笑声
正告诉你 结果

含在嘴里 是糖
刻在心上 是光
闭上眼睛 就看见
所有的路 正快速
向明天奔跑

(10)

十月的水温不冷不烫
给思想洗个澡
灵魂在课堂上
有了举手发言的欲望

问大海为什么如此辽阔
问天空为什么如此高远
问一盏灯如何读懂世事沧桑

一支支认真做作业的笔
交出答卷
答案是正在酝酿的下一波
潮汐

